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洛丽塔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洛丽塔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秦亚军 译



责任编辑:张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丽塔/[美]纳博科夫著;秦亚军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谢凯军主编)

ISBN 7-204-04606-4

I.洛… II.①纳… ②秦…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529 号

洛丽塔

[美]纳博科夫 著

秦亚军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292 千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04-04606-4/I·832 第二辑总定价:1990.00 元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淘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目 录

上 部 (1)

下 部 (181)

上 部

第1节

洛丽塔,照亮我的生命之光,点燃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灵魂,我的灵魂。

洛—丽—塔:舌尖分三步从上颚向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早晨她叫洛。普普通通一个字,这时身高四尺十寸的她穿着一只袜子。当她穿上宽松裤后,她叫洛拉。在学校里,人们都叫她多丽。

她在正式签名时写下的是多洛雷斯。可是在我怀抱中,她永远都叫洛丽塔。

在我生命中,她之前还曾有过别人吗?有,确实有过。实际上,要不是那年夏天我曾有上一个稚气的小女孩,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洛丽塔。那些往事发生在海边一片王子的小王国。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我的年龄正好是洛丽塔出生之前的那么多年。你们放心,杀人犯的文章总是那般奇妙。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第一件证物便可以使六翼天使——那个总是误传消息,稀里糊涂生着一双高贵的羽翼的天使嫉妒不已。瞧一瞧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痛苦情史吧。

第2节

我于1910年出生于巴黎。我的父亲举止文雅、平易近人，他真是一个人种混合物：瑞士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的混血儿，他的血脉还奔腾着多瑙河的水。等会儿我会给各位看一些印刷精美，闪着漂亮的蓝光的明信片。我父亲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座豪华旅馆。他的父亲与两位祖父分别做过葡萄酒、珠宝与丝绸生意。三十岁时，我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她是登山家吉约姆·丹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分别教授土壤学与风琴，都是非常冷僻的课程。我那位美丽上镜的母亲死于一场天灾（她在野餐中被闪电击中），那年我才三岁。因此，在我记忆的洞穴幽谷中，她除了为我存留了一小袋的温暖，那便什么也没有留下了；如果他们还能忍受我的文风（我是在监视下写作的），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也已经下沉：你们当然都知道日光消逝后芬芳的余辉悬浮在茂盛的灌木丛周围，或突然地被漫步者闯入又踏过；山脚下，夏日的黄昏中，小虫也在那里飞舞；一种柔软的温暖，那是金色的小虫。）

我母亲的姐姐叫西贝尔，曾同我父亲的一个远亲结过婚，但又被休弃，于是便到了我家，当起了不拿钱的家庭女教师兼女管家。后来我听说她一直爱着我父亲。在一个雨天里，父亲轻松地占有了她，但雨过之后，他便把这些忘得

干干净净。我非常喜欢这位姨妈，虽然她的一些规矩非常严厉——严厉的要命。也许她想全力把我造就成一个比我父亲更强一些的鳏夫。西贝尔姨妈长着一双粉红色眼圈的蓝眼眸，面色苍白如蜡。她写诗，并对诗虔诚到迷信。她说她知道，等我十六岁生日过后，她便会死，结果她的预言竟应验了。她的丈夫，一个香水推销员，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最后在那儿创办了一家公司，还挣下了房地产。

（我长大了，健康、快乐，周围是一片光明世界，到处是图画书、柔净的沙滩、桔子树、友好的狗、美丽的海景、微笑的面孔。华丽的米拉娜饭店围绕着我，成为了我一个人的天地，在我眼中，它就像一个粉白色旋转着的宇宙嵌在一个更大的、外围闪闪发亮的蓝宇宙中。从系着围裙擦锅的小工到穿着法兰绒的权贵，大家都喜欢我，人人都宠爱我。上了年纪的美国老太太倚在拐杖上看着我，样子像比萨斜塔。）破落了俄罗斯公主付不起帐给父亲，却花钱给我买昂贵的糖果。而他，亲爱的小爸爸，会带我划船、骑车兜风，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念《堂吉诃德》与《悲惨世界》。我爱他、崇拜他、尊敬他，每当我偷听到仆人谈论他的各类女友，我总是为他得意。那些美貌多情，心地善良的人儿，她们可没少利用我，和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又为没妈的孩子眼泪汪汪。我在一座离家九英里的英国学校就读。在学校我玩拍球与手球，学习成绩优秀，与同学、老师们都相处的很好。

(我所能记起的十三岁前(即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阿娜贝尔前)发生过的性事件只是在学校玫瑰园里进行的一次严肃、正派和纯理论性的谈话而已。讨论的是一些青春期异样的问题。与我谈话的是一位美国男孩,他的妈妈是一位当时很红的歌星,可是在现实的三维世界中,他也很难见到她。)还有就是看到了皮雄所著的小说《人性之美》中的照片,我的身体对那些珍珠与阴影柔软的分道产生了有趣的反应。那本书是我从饭店图书馆中一堆《制图学》的书山下找到的。后来,父亲即喜悦又洒脱地教给了我他认为我需要的性知识。那年是1923年,秋天我将被送去里昂一所公立中学(我们将在那里待三个冬季);但请注意,这年夏天,他与R夫人及她的女儿周游意大利;于是我无人诉苦,也无人求助。

第3节

阿娜贝尔像我一样,是混血儿: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荷兰血统。今天,对我来说,她的模样,在我认识洛丽塔之后,就不似以前那么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分两种: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自己的大脑实验室里技术性地制造一个影像,(那时,我看见了阿娜贝尔,像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蜂蜜样柔腻的肌肤”、“薄软的胳膊”、“褐色短发”、“长长的睫毛”、“大而漂亮的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遮暗

的内壁里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面孔，一个浑身披着自然光泽的小精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洛丽塔的样子)。

我控制一下自己，先严肃地描述阿娜贝尔一下吧。她是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女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并且也像姨妈一样保守枯燥。他们租了一幢离米拉娜饭店不远的别墅。秃顶、褐黄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脂粉浓厚的利夫人，我是多么厌恶他们！最初，阿娜贝尔和我尽谈些周围的事。她总是捧起一手细沙，然后又让它们顺着手指流下去。我们的思想同今天那些聪明的欧洲儿童一样，我还怀疑是否应该有天才能够研究一下我们的如下兴趣：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的兴趣、对无限大的空间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幼小动物的柔软和脆弱，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她打算将来到某个受饥捱饿的亚洲国家去当护士，而我则一心想当一名出类拔萃的间谍。

就在一刹那，我们陷入情网，疯狂地、笨拙地、毫无羞怯、痛苦难忍地相爱了，并且是毫无希望的爱恋。我必须补充说：相互占有的狂乱只有靠实际吸吮、融合彼此灵魂和肉体的，才能平息下来；但我们，甚至不能像贫民区的孩子那样很容易就找到作伴的机会来满足我们的爱欲。一天晚上，我们不顾一切地在她家花园里幽会以后（这是更后来的事），我们的秘密活动只能被允许在海滨浴场熙熙攘攘的、

听力所不及而眼力所及范围之内。在距离大人们几英尺远,软绵绵的沙地上,整个早晨我们都带着欲望的勃发,仰卧在那儿,利用时间和空间任何一个天赐的良机互相触摸:她的手,半埋在沙里,也会慢慢地移向我,修长的褐色手指梦游般越来越近;然后,她乳白色发光的膝盖会开始一次小心翼翼的旅行;有时,别的小孩子们建筑的堡垒,能完全掩藏我们摩娑彼此咸腥的嘴唇;这种不完整的接触把我们健康、却毫无经验的稚嫩身体引向一触即发的状态,即使在冰凉的海水中,我们仍然互相紧拉着手,不能分开。

在我成年后那些四处流浪的日子里,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一张快照,我姨妈照的,照片上阿娜贝尔、她的父母和老成持重的跛脚绅士库柏医生,在路边咖啡馆围桌而坐。顺便提一句,这位库柏医生曾在同年夏天向我姨妈求过婚。(阿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她正好在对一块巧克力冻专心致志时被拍了下来,她裸露、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分缝使我能够分辨出她来,阳光模糊了她那份沉迷的可爱)而我,离开其他人坐着,照出来却有戏剧性凸出的效果:一个阴郁、面露愠色的男孩,穿一件暗色运动衣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双腿交叉,侧身而坐,眼观旁处。这张照片摄于那个毁灭性夏季的最后一天,而且正是我对反抗命运而做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尝试的几分钟前。随后,找了个很不充分的藉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

际上什么也无所谓)。(我们逃出咖啡馆,来到海滨,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在一堆红色石垒成的山洞那蓝紫色的阴影里,我们贪婪地相互抚爱,唯一的见证是不知谁失落的一副太阳镜。)

正当我跪着,要占有我的爱时,两个胡须髯髯的刚在海里洗完澡的人,大海的老父和他的兄弟走了过来,叫嚷着并对我们说一些猥亵的鼓励话。四个月,阿娜贝尔在科学死于伤寒。

第4节

(我一次又一次翻看这些令人伤心的记忆不断问自己,是否在那个遥远夏天发出的光辉中,就开始产生了我生命的罅隙;或者对那少女的过度欲望只是我与生俱来的奇癖的首次显示?每当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念、动机、行为和一切,我便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变化多端,培养了我分析的天赋,而这条幻想的道路却不断分岔后再分岔毫无穷尽,构成了错综复杂令人发狂的过去。但是,我相信了,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阿娜贝尔的继续。

同时我也明白了阿娜贝尔的死给我带来的震惊更加剧那个梦魇般夏天给我带来的挫折感,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它浪漫爱情的永恒障碍。我们在至善至美

的境界精神和肉体相互融合了,这种境界对眼下这些讲实际而头脑浅薄的年轻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她死后后许久,我仍感到她的思想在我的灵魂内浮动。早在我们认识以前,我们就曾做过相同的梦。我们比较过彼此的日记,我们发现奇异的相似外。同年(1919),都在六月,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房间,也飞进了我的,而我们两家所处国度却相距遥远。噢,洛丽塔,你如此地爱我该多好!

关于我的“阿娜贝尔”时期的描述即将结束,我隐匿了对我们第一次不成功尝试的记述。那天晚上,她骗过了家人恶意的监视。在她家别墅后面一片提心吊胆、叶片柔舒的含羞草丛中,在一面断墙矮垣上,我们找到一个隐身高台,透过沉沉夜幕和柔嫩的树枝我们能看见亮灯的窗户上斑驳的图案,那图案被我的记忆的五光十色的墨水着色,现在显得像在玩牌似的——也许因为当时敌人们忙于打桥牌吧。她颤抖着,扭来扭去,我吻着她张开的唇角和火烫的耳垂。一群星星在我们头顶闪着幽昧的光、在细长的树叶剪影中照着我们;那充满生命力的天空像她轻软薄罩裙下的身体般赤裸着。我在天空里看见她的脸,清晰异常,仿佛放射着它自身微弱的光焰。她的双腿、她美丽、健康的双腿,合得不很紧,当我的手放在它要寻觅的位置上时,一种梦幻般怪异的表情,半是愉快,半是痛苦,显现在她那孩子般的脸上。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每当她在狂喜中亲吻我时,她

低下的头就会显出一个极其温柔、梦幻般的弯斜，令人心碎。她裸露的膝盖紧夹住我的手腕，又松塌下去，她的颤栗的嘴像受了一种神秘药性的刺激扭曲了，朝我的脸颊靠过来抽吸一口气。她先用自己发干的嘴唇在我唇上使劲来回摩擦，想摆脱那爱的痛楚，而后我的爱又会躲开，头发神经质地一甩，接着再幽幽地靠近，让我的唇饱尝她微张的小嘴。我已准备把自己的一切慷慨地交与她，我的心、我的喉、我的五脏六腑，我把我感情的宝杖交给她、抓在她笨拙的掌中。

我还记得那种脂粉的味道——我想她一定是从她妈妈的西班牙女仆那里偷来的——一种甜蜜而清淡的麝香味。这种味道和她身上的乳酪香混在一起，使我的感觉突然间被充满了；附近灌木丛倏尔传来一阵骚动才未使它们滥溢出去——我们立刻彼此分开，紧张的环顾，才注意到可能是一只偷食的猫，这时从屋里传来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那是一串升调的、激动的呼唤，接着，库柏医生笨拙地踱到花园里。但那片含羞草丛，——朦胧的星光、声响、情焰、甘露，以及痛楚都长驻我心头，那海边少女的四肢，炽热的舌头，从此便令我魂牵梦萦——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我的阿娜贝尔的化身，才摆脱了她的魔力。

第 5 节

(每当我回顾青年时代的岁月,它们总像苍白而反复出现的残片,一阵风般飞走了。)就像早晨坐火车时,旅客在车尾见到的被风吹得直打转的碎纸片。)我和女人们的交往十分正常,我是实际的、幽默的、轻快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伦敦和巴黎,只需付钱的女子对我足够了。我的学习过于琐细,非常紧张,尽管收获并不大。最初,我计划像好多落码才子那样,拿个精神病学的学位;但我比这还落码;我压抑过度而筋疲力尽,结果,医生来了。于是我转向英语文学,这科里许多失败的诗人最后都成了穿苏格兰呢、抽烟袋的教师。巴黎适合我。我和流亡者大谈苏联电影。我在默默无闻的小报上发表歪歪扭扭的小品文。我还创作模仿他人风格的打油诗:

……冯·库尔普小姐

或许会扭转身,她的手在门上;我不会跟随她。也不跟随弗莱斯卡。

亦不跟那只鸟仔。

我的一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的论文,六七位学者读了后都咯咯笑起来。我为一家著名出版社完成了《英国诗歌的历史缩影》,然后着手为英美学生编写法国文学手册,这项工作占去我四十岁至四十